

北

大

记

忆

五院虽小 却用得上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  
用时髦说法 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

# 书香五院

温儒敏 著

(增订本)



张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书香五院

(增订本)

温儒敏 著

一  
北  
大  
记  
忆  
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香五院 / 温儒敏著. — 2 版 (增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  
(北大记忆)

ISBN 978-7-301-29400-0

I. ①书 … II. ①温 …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5620 号

|       |                                                                        |
|-------|------------------------------------------------------------------------|
| 书 名   | 书香五院(增订本)<br>SHUXIANG WUYUAN (ZENG DING BEN)                           |
| 著作责任者 | 温儒敏 著                                                                  |
| 责任编辑  | 邹震 黄敏劼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400-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0.75 印张 268 千字                                  |
|       |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
|       | 2018 年 5 月第 2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55.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增订本序

这本小书是一些散文、随笔、访谈、杂感之类，大都和北大及北大中文系有些关系，2008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转瞬间又一个十年过去，出版社希望把该书修订再版，献给北大建校120周年。但这会儿增订，变动挺大的，删去原书10篇，新增28篇，几乎等于是一本新书了。我曾犹疑是否仍叫“书香五院”。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这个书名。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书香五院”，主要是对中文系历史的回顾，以及七八十年代作者求学生活的描述。第二辑“五院人物”，包括对北大中文系许多师友的回忆和怀念。第三辑“大学本义”，是有关中文系学科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的一些探讨议论，也有本人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的一些感想。第四辑“治学之路”，收有我在中文系任教三十多年的2篇总结性文章。最后有2篇附录，是记者的作品，叙述我的学术道路，带有学术传记性质，也可以当回忆录来读。

不久前我出过另外一本散文随笔《燕园困学记》（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部分忆往写人的篇目和本书略有重复，这是要特别向读者交代的。

我在本书初版前记中说过：从1978年到2013年，有35年时间，

燕园的五院一直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许多鼎鼎有名的学问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大家名流，都在五院留下足迹。五院的书香味浓，文化积淀厚，五院承载着沉甸甸中国文化分量，我们对五院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这本小书取名“书香五院”，也是一种纪念吧。

我是1978年到北大中文系上研究生的，1981年留校任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和北大中文系联结在一起的，其中有那么多的希望、追求、艰辛与欢乐，都融会在五院、融会在燕园中了。但愿这些零碎的篇什能多少呈现我们这一代人问学北大的脚印，同时带去对北大的一份感激，一份祝福。

2017年11月2日

## 目 录

增订本序 01

### 辑一 书香五院 001

书香五院 003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011

北大中文系诞生 100 年抚谈 021

北大“三窟” 029

我与北大出版社 035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往事 043

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049

与友人夜论北大 052

燕园生活开始的祝福

——在北大 2002 年新生迎新会上的讲话 059

这一刻会永远珍藏在你们的记忆中

——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063

保留一块自己的精神园地

——致 2007 届毕业生一封信 068

在北大中文系建系 95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072

“守正创新”与“文脉”的延续 080

大学的文学教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人文教育

——答纽约大学学生访谈 083

北大也应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做点事

——就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答记者问 095

中文系应当讲求“文气” 100

文科博士生培养质量如何把关？

——答《科学时报》记者问 105

《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序言 114

《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前言 117

## 辑二 五院人物 121

写出的与写不出的 123

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 127

林庚：仙风道骨一诗家 131

坦诚傲气的小说家吴组缃 133

名士派陈贻焮 135

“甩手掌柜”季镇淮 138

“学术警察”吴小如 141

樊骏：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 143

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147

“严上加严”的严家炎 151

“王门”大弟子孙玉石 155

孟二冬：虽不能偃仰啸歌，心亦陶然 158

“课比天大”的李小凡 162

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 166

|                 |     |
|-----------------|-----|
| 老吴印象            | 173 |
| 曹文轩的“古典追求”      | 177 |
| 龚鹏程真是“读书种子”     | 181 |
| 孔庆东：传媒时代的“行为修辞” | 184 |

### 辑三 大学本义 191

|                       |     |
|-----------------------|-----|
| 《北大新生作品集》序言           | 193 |
| 中文学科：传统深厚路向开阔         | 197 |
| 关于中文系学习问题的答问          | 205 |
| 北大应坦然宣布“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为校训 | 209 |
| 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 217 |
|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             | 224 |
| 大学“五病”                | 229 |
| 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             | 234 |
| 本科教育应是大学立校之本          | 245 |
| 通识教育的本义是什么？           | 248 |

### 辑四 治学之路 251

|             |     |
|-------------|-----|
| 谈谈我学术与教学的生活 |     |
| ——答记者问      | 253 |
| 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   | 270 |

### 附录 285

|               |     |
|---------------|-----|
| 办教育要“守正创新”    | 287 |
| 温儒敏：澹泊敬诚的问学之道 | 298 |

辑一  
书香五院



## 书香五院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儿？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3个院落，一个挨一个。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上世纪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三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3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六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草坪西侧

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六个院落风格统一，院墙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右、前各一厢房，成品字形，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二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蟠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荫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一层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造，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近年变成了停车

场。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二十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慢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而岑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

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儿。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浅蓝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

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黄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明信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 Semina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嘈杂不便，他们纷纷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

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作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情况。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开讲座，8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情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妙语连珠，讲座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70年代末我们读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狂放不羁，声响如雷。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韵致。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副系主任，

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东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明信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5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80年代初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隔离的“二体”有舞会，十一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整个五院就我一人在面壁苦读，是那样寂寞而又不无充实。我的第一本书《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就杀青于此。想不到十多年过去，这里又做了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十五六平方米，只能摆一张桌子和几个书架、沙发。我每天都要收到好多书刊，几年下来，房间就被图书占去一半，许多书刊上不了架，只好临时堆在地上。我又有个坏习惯，自己的书刊只能自己整理，怕别人代劳找不到，而自己又难得来办公室，结果一摞一摞的书都快把沙发给淹没了。不过，和师友交谈或者会见校内外文人墨客，甚至外宾，我都不太喜欢到会议室或咖啡馆，尽量还是在五院的办公室，尽管书堆得很挤很乱，端杯茶都不知放哪里好，但我知道读书人对书并不反感。

近十多年，北大多数院系都盖了新楼，每个教授有一间专用办公室，硬件大大改善。唯独文史哲等几个“穷系”没钱盖楼，教授也无地“办公”。校方发善心，决定拨款在未名湖畔建一座人文楼，专供几个文科系使用。请人设计了图纸模型，拿到系里征求意见，让大家选择式样，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有兴趣。2007年底新楼终于奠基了，很排场的仪式，校领导都来参加，校新闻网还专门发了报道。有“好事者”